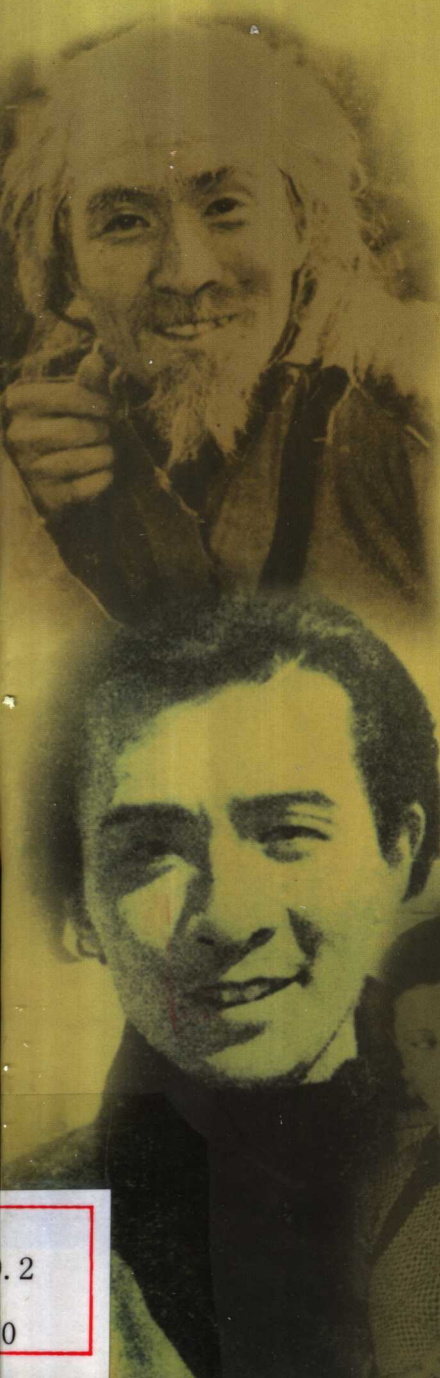


陈明远 著

喜·嬉·戏

现代文化人生活丛书



.2

0

河南人民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923933

书

J809.2

C510

喜·嬉·戏



陈明远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7923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喜·嬉·戏/陈明远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1

ISBN 7-215-05021-1

I. 喜… II. 陈… III. ①戏剧史-中国-近代-史料②戏剧史-中国-现代-史料 IV. J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5132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88 千字 印数 1-5 000 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6.00 元

前 言

呈献在读者们面前的，是一部关于现代文化人的喜爱喜悦、喜剧悲剧、嬉游嬉戏、嬉笑怒骂、戏剧戏曲、戏园戏院等的随笔散文集。

莎士比亚剧中有一段著名的台词：“世界是一个大戏台，每个人都是这台上的戏子。”（或译为：“世界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是这台上的演员。”本文采用前一种“戏台与戏子”的译法。）学者考证这并非莎士比亚本人的首创，而是他借剧中人之口，引用了古代欧洲的谚语。无独有偶，咱们中国自古也流传两句话：“人生大戏台，戏台小人生。”还曾写成对联，悬挂于戏台两侧或戏园子门口。

人生自古谁无喜？《易经·否卦》云：“先否后喜。”《诗经·郑风》曰：“云胡不喜？”《国语·鲁语下》云：“固庆其喜。”《史记·黥布列传》云：“大喜过望。”古今中外，人人乐于“报喜、贺喜、道喜、讨喜”；谁都愿意喜逐颜开、喜眉笑眼、喜气洋洋、喜从开降。及时雨叫做“喜雨”，好雪叫做“喜雪”，吉庆消息叫做“喜信”，婚礼的伴娘叫做“喜娘”，妇女怀孕叫做“有喜”。形容一个作品受到群众的欢迎，叫做“喜闻乐见”，形容全家两口子连交好运，叫做“双喜临门”；食喜果，饮喜酒，鸟爱喜鹊，礼送喜蛋；人逢喜事精神爽，恭贺新喜又逢春。人间戏一场，若离开这个“喜”字，怎生了得？

喜庆嬉戏,老少皆宜。《史记·律书》载:“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古乐府《孔雀东南飞》云:“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孔夫子也喜欢玩笑,《论语·阳货》有句逗趣的名言:“前言戏之耳。”《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为儿嬉戏”,这是他童年时期做游戏;又载“优倡侏儒为戏而前”,这是他成年以后看演戏。戏者嬉也,喜也!

本书所记述的现代戏剧界名流: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宗江、黄宗英兄妹,赵丹、赵青父女,以及曾被誉为“今屈原”的郭沫若,还有以演技、艺品、人品独步天下倾城倾国的“影剧界四大名旦”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大都是笔者的老师或老友,甚至其中有近亲(义父义母、岳父岳母)及日常称呼爷爷老爹伯父伯母叔叔阿姨者。本书乐于刻画他们在戏台上下、戏前戏后、戏内戏外的罕为人知的真情实意的一面,不作戏说,但偶有戏言,没大没小,童言无忌。公诸同好,以飨(享)读者,讨个欢喜吧。

但是“喜、嬉、戏”也有它们的另一面,即不太好的“反面”。嬉皮笑脸固然有点儿讨嫌(不讨喜),戏慢(轻侮怠慢)、戏狎(轻浮下流)、戏说(胡扯乱侃)、戏怠(逸乐偷惰)也并非善举。至于“逢场作戏”几乎成了贬义词,这里略微解释一下。

据史籍考证,“逢场作戏”这个典故出自宋代。《景德传灯录》第六《道一禅师》载:“邓隐峰辞师,师云:‘什么处去?’对云:‘石头去。’师云:‘石头路滑。’对云:‘竿木随身,逢场作戏。’便去。”又《续传灯录》第十二《灵岩志愿禅师》载:“遇知音而随佛事,在山野而别构清规,亦可竿木随身,逢场作戏。”本来的意思说,江湖艺人所到之处选择空场,用随身带来的竿木,蒙上巾幔,搭成戏台,当众演出。而禅宗语录中多引申其义,指“悟道在心,不拘时地”。

后来又把“随时应景偶一为之”比喻为“逢场作戏”。苏东坡有《观堂老人草书》诗云：

逢场作戏三昧俱，化身为医忘其躯。

时至现代，“逢场作戏”以其言不由衷的两面手法甚或虚伪性，遭到世人诟病，评家的谴责。

但是这逢场之“戏”也绝不是容易“作”得讨喜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轻视、贱视、蔑视演员，称为“戏子”（现今则尊之、抬之、捧之为“明星”、“表演艺术家”，甚至“巨星”、“天王”、“影后”、“影帝”、“国际大师”了，一笑），司马迁《报任安书》愤言“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横遭“戏弄”、“戏侮”甚至“戏杀”！

本书还描述了我国特色的“戏园子”和戏院、影剧院等等。

西汉演出“百戏”的广场已有“露天剧场”的雏形。隋唐寺院中的“戏场”，为后世“庙台”的前身。《隋书·音乐志下》载：“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南宋陆游《出游》诗云：“云烟古寺闻僧梵，灯火长桥见戏场。”至清代，民间习惯在“茶园”或“茶楼”中搭台演戏，称为“戏园”或“戏楼”。本书介绍了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北京广和楼跟戏迷吴祖光、戏痴黄宗江的非同凡响的缘分。

但丁的《神曲》原意为“神圣的戏”，巴尔扎克的《人间戏剧》则是“凡俗的戏”；本书不揣冒昧，或者可以称作“戏迷、戏痴的戏”吧。

陈明远 1999 年 12 月 29 日—

2000 年 1 月 1 日于北京丝竹园

目 录

一 影剧神童吴祖光	1
书香门第的讨喜包	1
富连成科班的小戏迷	4
七七事变切断了回北京的退路	8
第一部大型抗战话剧《凤凰城》	10
国立戏剧学校迁往江安	15
《正气歌》公演的奇特遭遇	17
曹禺抱住他说：真棒！	20
周恩来七看《风雪夜归人》	22
重庆的朋友们情同手足	27
国民党审查机关勒令禁演	28
“二流堂”的典故流传至今	31
周恩来跟他畅谈两个小时	34
《清明》杂志吸引了众多名家	36
荒诞剧《捉鬼传》脍炙人口	40
为避难远走香港	43
出任电影导演	45
跟周璇、白杨合作	47
奔赴解放区，迎接新中国	50

独一份儿	
——吴祖光先生谈话札记之一	51
独特人格	52
艺术追求	56
人缘亲情	58
二 北京的老戏园子	60
广和楼的历史渊源	61
襁褓中的黄宗江钟情广和楼	62
少年黄宗江留恋广和楼	64
世字科的黄宗江重忆富连成	66
昔日广和楼	69
清末民初广和楼的形制	70
广和楼的布局和环境	73
富连成科班与广和楼的全盛时期	77
前台戏园和后台戏班	81
从富连成科班到中华戏曲学校	83
广和楼后话	85
[附]广和楼的捧角家	86
买票看戏	92
“谢幕”小考	96
三 乌云与霞光	99
新风霞生平事业(1927—1998)	99
新风霞的艺术道路	104
新派新风格	107
吴祖光新风霞的姻缘	109
“自己找婆家”	110

两位一体·····	114
新风霞心中的周恩来·····	117
周恩来教她演“刘巧儿”·····	117
为凤霞的新婚请客·····	119
怎样对待这对“右派”夫妇·····	121
总理向财经会议推荐《会计姑娘》·····	123
新风霞说:我的命是总理救的!·····	125
新风霞与义父齐白石·····	127
齐白石认新风霞为干女儿·····	127
齐白石教新风霞作画·····	130
齐白石的感情世界·····	133
齐白石对于新风霞的期望·····	135
脚步和脚印·····	137
美丽的斯巴达人	
——新风霞周年祭·····	139
乌云与霞光·····	145
沉甸甸的历史·····	145
历史与戏说 可靠性与可读性·····	147
义不容辞的责任·····	148
思想解放的先驱·····	149
四 郭沫若早期的戏剧创作·····	152
《黎明》·····	153
《凤凰涅槃》·····	155
《棠棣之花》前两幕·····	156
《湘累》·····	159
《女神之再生》·····	160
《苏武与李陵》·····	161

《广寒宫》	162
《月光》	163
《孤竹君之二子》	163
《卓文君》	164
《王昭君》	165
《聂嫈》	166
结束语	168
五 名花倾国	170
影剧四大名旦	170
五行相生,各有特点	171
个性比较:平分秋色	173
小字辈谁能继承“四大名旦”	175
瑞芳阿姨的明眸	176
秦阿姨	179
第一次演出	180
“没有关系的!”	183
电影疯子	186
秦乐天	187
南国红豆——红线女	190
三个花篮的传说	191
一往情深的相思豆	192
归国寻梦	193
两个关汉卿、三个王昭君	194
四大美人和祥林嫂	196
26年后重返香港	198
春华秋实	
——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赵青访谈录	199

赵青舞蹈艺术生涯·····	205
“珠海女”摇到外婆桥·····	214
六 我国戏剧现代化的历程·····	218
上海的“学生演戏”活动·····	219
清末“时装新戏”开始改良戏曲·····	223
新剧运动的兴起·····	226
新剧向北方传播·····	229
新剧运动的广泛开展·····	231
早期新剧的没落·····	237
南开学校新剧·····	243
早期新剧的剧本·····	247
中国现代话剧史的重要一页·····	248
曹禺在南开的戏剧生活·····	256
“人·才·戏”三部曲后记·····	261

一 影剧神童吴祖光

前不久,纽约美华艺术协会林肯艺术中心授予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亚洲最杰出艺术家终身成就大奖”。他们当之无愧。这不仅是吴祖光、新凤霞个人的光荣,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光荣。

书香门第的讨喜包

吴祖光1917年4月21日(阴历三月初一)生于北京东城小草场胡同,一个文官家庭。

吴祖光的父亲吴瀛,字景洲(1891—1959. 5. 14),出身于江苏常州(武进)的书香门第。他是诗、书、画、篆刻的名家,交游很广。吴景洲毕业于武汉市的湖北方言学堂英语专修科。这个学校是中国最早的外语专修学院之一,是清朝末年洋务派大臣张之洞创办的。他毕业后曾去东北辽阳市担任中学英语教员(著名作家杨晦当年是他的学生),但为时不久,由于顶撞了校长,一怒辞职。大约在1914年,他来到北京投奔舅父庄蕴宽先生(字思缄)。庄蕴宽当时是一位大人物,清末科举出身,历任军政要职,在民国初年曾任江苏省都督,后调任北京中央政府的审计院长,是当时著名的饱学而忠鲠之士,为官严正,不畏权贵,并以诗文、书法闻名于世。

由庄蕴宽推荐,24岁出头的吴景洲进入北洋政府谋职,从内务部的科员、科长做起,从此在北京扎根立业。吴景洲官运并不亨通。他办事认真、为人耿直,难免触犯一些他不喜欢的人,乃至他的上级主管,因此升迁很慢。后来他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京都市政督办公署”的“坐办”,相当于市一级领导的三四把手。

吴景洲平生最大爱好就是收藏、欣赏历史文物。他在当时是著名的书画家,又善于刻印、做诗。他的著作已出版的有:《中国国文法》、《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蜀西北纪行》、话剧《长生殿》和诗集《风劲草》,主编过《故宫周刊》和《故宫书画集》。平时,他的收入有一大部分用来购买古董、字画。

吴景洲勤恳敬业,每天上下班早出晚归,工作认真,和同事间的关系亲密和睦。业余时间,没有客人来访的时候,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作画、写字,有时用家乡常州的音调高声朗诵诗词,还教祖光背诵诗词;这是父亲情绪很好时的表现。另外给幼年吴祖光印象最深的是:每个星期公休日的早晨,一定会有好几个古玩字画商人带着大包小包的文物来向他兜售。这时,父亲总是兴高采烈,跟这些风雅商人论古说今,谈得津津有味。

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后,吴景洲辞去了北京市政府的工作,改为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秘书。他热爱这个事业,成为著名的文物专家。他实际上也是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

吴祖光回忆说:“父亲生性耿直坦率,人对事概以赤诚相见,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由于这样的秉性,在他的生活里平添了许多不幸。现在我的年纪已经超过了父亲的生时,我曾眼见过他经受的一些灾难,我也有不少类似的经历。但我却很少见到他愁苦丧气。我也学习他从不寻自寻苦恼,永远乐观,信心百倍。”(引自《父亲的画》一文)

吴祖光的母亲周琴绮,原名景姚(1894—1982.5.14,她的祭日

与夫相同),出身于杭州的官宦人家,是一位温顺贤淑、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吴家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母亲一共生育了 15 胎子女,其中一个长姐、三个弟弟幼年夭折,还留下 11 个兄弟姐妹。吴祖光是家中的长子。他的六弟就是后来的著名音乐家吴祖强。

吴祖光幼年与祖母吴庄氏最亲。祖母是很有威严的老太太,是常年素食的佛教徒。祖母在孙辈里最喜欢吴祖光。祖母教他读唐诗,并且很多年跟他同睡一床。每天放学以后,祖母就督促他做功课;并且逼着祖光把指定的一首或两三首唐诗诵读 20 遍。祖母在桌上放一叠共 20 枚铜板(当时市面上使用的货币),读一遍移开一枚,当 20 枚铜板完全移到另外一边,便是全部读完了,才准许他活动的自由。那时诵读过的唐诗,吴祖光一辈子都铭记不忘。祖母吴庄氏教他背诵唐诗都是用的常州乡音。尤其是每年春节时候一定带着吴祖光去舅公庄蕴宽先生家。庄老太爷住在北京西城大院胡同、亦称三道栅栏的一所大府邸,有几进院落。每到这里祖母总要带着他住几天,经常叫他给舅公背诵唐诗,而且都要用常州乡音背诵。通常是盘着腿坐在地毯上背诗。每次背完,舅公一定满面笑容地奖励他,或是给他红包的压岁钱,或是其他奖品。有一次舅公高兴地坐到大书桌前,让人研墨铺纸,为他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韶歌清澈又铃圆,此是新声雏凤缘;
记取初三天上月,一弯眉似我参禅。

“韶歌”是指吴祖光的小名“韶韶”。那时候他才 6 岁。这张书法装裱好了,保存了很长时间,直到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被抄家焚毁。

吴祖光和许许多多的老北京人一样,从出生到长大成人都没

有走出北京的胡同。父母来自江南,移居北京后,先是住在小草场胡同舅公庄大人的一所大宅院里。后来由于人丁增多而经常搬家,每次的新居都更宽敞。在吴祖光记忆里,他18岁以前,父母共搬了六次家,先后住过的胡同有:东城小草场胡同,东四四条胡同、班大人胡同,遂安伯胡同,南河沿金钩胡同,南池子葡萄园胡同,景山后太平街胡同等处。

吴家的兄弟姐妹七人,都进入著名的民主气氛浓烈的北京孔德学校(在东华门大街)读书。当时北京一些名教授如胡适之、马幼渔、刘半农、齐如山、钱玄同、周作人等人的子弟大多就读于这个学校,课余时间过从甚密。

富连成科班的小戏迷

吴祖光6岁时,由父亲带领,到东安市场明星电影院看过一部影片《孤儿救祖记》,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这是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是黑白的无声片,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郑小秋主演,摄制于1923年。吴祖光至今还记得他的座位在楼上右侧,是一排一排的长木凳。记忆中这影院就是如今吉祥戏院的前身。

吴祖光第一次看京剧,大概是六七岁刚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带他到一个叫“城南游艺园”的地方去。里头有耍杂技的,有变戏法的,也有唱京剧和其他地方戏的。小祖光跟着父亲走进剧场的时候,台上正在演出。过去的旧戏园子是可以随时随地出入的;开场时进去可以,中场时进去也可以,出入自由。剧场里头有叫卖的小贩,卖花生、瓜子、糖果。观众可以喝茶,吃东西,还可以要热手巾擦脸;热手巾捆成一把,由茶房从这边扔到那边,然后接到手巾的茶房就可以分送给客人擦脸。

6岁的祖光跟父亲走进戏园子的时候,台上正在演出《三岔

口》一类的戏。祖光一进剧场，立刻被台上的两个演员吸引住了。祖光开心得哈哈大笑，笑到后来被父亲打了一巴掌，这才不笑了。这是吴祖光幼年看京剧的第一个印象，终生不忘。

北京前门外肉市有一座 300 年历史的著名剧场广和楼。20 世纪 30 年代，每天都有日场演出富连成科班的京剧。中午 12 点钟开锣演戏，要演 5 个多小时，一般是演六七个折子戏。很少演成本大套的戏。剧场当时不对女宾开放，只有男人可以入场。观众主要是北京城里的市民、店员、工人、农民，再就是职员和学生。看戏不需要预先买票，而是进场在茶桌前坐下以后，茶房才来收钱，同时送来茶水。广和楼每天都坐满了观众。

初中毕业以后，刚上高中一年级的吴祖光几乎每天中午以后都来这个著名的剧场看戏。他跟茶房们也都混熟了，任何时间进场，熟悉的茶房都会给他找到座位。

富连成社（原名喜连成），是中国过去一个最大的京剧科班。这个科班的历史长达 42 年，先后培养出 700 多名演员，成为近几十年来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京剧主力队伍。像梅兰芳和周信芳、林树森、贯大元等，都是在富连成搭过班的。几代观众所熟悉的演员如侯喜瑞、雷喜福、马连良、于连泉（即小翠花）、谭富英、马富禄、叶盛章、叶盛兰、高盛麟、裘盛戎、袁世海、毛世来、黄元庆、谭元寿、冀韵兰……以及所有用“喜、连、富、盛、世、元、韵”的排行作为艺名的京剧演员，全是这个科班历届培养出来的学生。

当时广和楼的大门破旧，甬道狭窄，建筑是老式的砖木结构。戏园子外面的小院里排列着卖零食的小贩，吃食摊上摆满了馄饨、烧饼、羊爆肚、豆腐脑、牛奶酪、卤煮小肠儿，这里的风味小吃都是祖传的名牌……吃食摊旁边就是一个小便池。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广和楼剧场设备是很简陋的。戏台伸出在剧场里，左右两边各有一根大柱子，观众最怕坐在柱子挡住视线

的地方,管这种座位叫“吃柱子”。剧场里的窗户全是纸糊的,冬天全给糊上,夏天把纸撕掉。地上是高低不平坑洼洼的碎砖。楼上是木条拼成的地板,上面尽是窟窿。

剧场里座位的分布和当时其他的一些剧场大致不差,譬如楼下正面叫“池子”,两边叫“两廊”,戏台左右的两小块地方叫“小池子”。楼上是散座,座位都是木头板凳,后面的板凳很高,得跳起来才能坐上去。跟现在剧场不同的是楼下池子的座位,是直摆的方桌和长条桌,两边摆着长板凳;因此观众的视线不是面对舞台,而是面对两廊。为什么要这么坐呢?因为桌上摆了茶壶、茶杯,还有一盘一盘的花生、瓜子、糖果。观众是去坐茶馆,同时看戏的。泡茶的伙计可以穿来穿去给你倒茶,也有伙计送热手巾给你擦脸。在这里边吃边喝边聊天,台上的演员(戏子)同时就在那儿演戏。观众要侧着身子扭头才能看见舞台。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戏园子”的一般形式。早年戏园子都叫茶园,主要是喝茶,附带着听听戏。所谓“看”戏就摆在更次要的地位了。(今天有时在剧场里还能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年人闭着眼睛叫好,那就是多年以前习惯于逛戏园子喝茶“听”戏的。)

当时吴祖光大约十四五岁。整整有一年时间,他上午到孔德学校上课,下午就逃学,到剧场里看戏。吴祖光是走读生,每天中午要回家吃饭,吃完饭背上书包说是去上学,实际上不到学校,而是溜到广和楼去了。这事情还必须瞒着父母亲,否则是没法交待的。

梅兰芳在《广和楼旧景》里提到这个剧场一种特殊的座位:

“在靠近戏台上下场的地方有后楼,名叫‘倒官座’。在这里只能看到演员的背面。因此这个地方票价虽廉而观众并不十分欢迎,大半拿来应付一般客票和前后台亲属关系人……”

这种座位,是只能看到演员背影的,所以应该写作“倒观”。少年时期的吴祖光正是这“倒观座”的忠实观众。他每天下午溜